

那路是曠野

劉耀光



過去每讀到使徒行傳第八章，特別是腓利向埃提阿伯(今衣索匹亞)太監傳福音的段落，所得到的領受，就是腓利願意順服聖靈的帶領，因而領了一位歸化猶太的外族太監信主。然而，當筆者從接受裝備到進入宣教禾場事奉之後，逐漸體會到為甚麼經文要這樣凸顯「路況」。

從這事件的前後來看，若主的心意只是要讓這位太監成為非洲福音工作的火種，聖靈不需要大費周章來指引腓利路線，因為在事件尾聲，徒八39-40：「他們從水裡上來的時候，主的靈把腓利提去；太監再也看不見他了……後來有人在亞鎖都遇見腓利；他走遍那一帶地方，在各村鎮宣講福音……」我們可以看到只在科幻電影或卡通片中才得見的最新科技——「瞬間時空轉移」。其實聖靈大可以以同樣的方式讓腓利直接到太監身旁，既省時又有效率，然而，為何不如此？就在於「那路是曠野」。

很多的時候，我們都會以「需要」來判斷與選擇我們的事奉，筆者過去也如此認知，既然已經獻身，自己應該是選擇在最有需要、最有果效的地方，環境並不是最優先的考慮，而是自己是否在最大需要之處，甚至是沒有我們就無法成事地方，總覺得這樣的委身是相當偉大，是為主作

大事。但在過去的年日，我們卻發現：要論需要，全世界都有需要，要迎合這些需要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；要論為主作大事，其實我們根本沒有這麼「偉大」！

筆者常思想，當聖靈刻意安排腓利走這一趟曠野路之時，腓利的腦袋裡在想些甚麼？他有甚麼掙扎？撒瑪利亞城事件可以說是司提反事件大挫之後的一個宣教大捷，福音的爆炸威力只能用「歡喜」到「甚驚奇」來形容，連耶路撒冷總會的頭兒們，都需要到這城來作個鑑定，在必要的時候，可能還需要對腓利作一番規諫；然而，誰知這一趟鑑定卻成了培靈奮興會。按當時的情況，信主人數每天可說是一批批的湧進來，信主後的栽培工作更是當前急務，以需要及事工的價值，腓利可以有十足的理由留在撒瑪利亞，但是他卻放下為主作大事的機會，以及無法數計嗷嗷待哺的靈魂，毅然走上了曠野路，走上了未知。

是的，曠野路重新讓腓利認清了他的呼召，曠野路也釐清了他的事奉價值，那就是順服上主在自身上的計畫與使命。很多人常常問筆者，為

甚麼會選擇到緬甸宣教？其實不是我們選擇的，因為在我們腦袋裡的宣教士典範，就是要到蠻荒的非洲才算數；但上主卻說，你的曠野並不是非洲。而當我們在緬甸事奉之時，原以為的曠野卻成了我們的撒瑪利亞城，四年的時間，單以神學培育的事工上，就和100多個未來的教會傳道作生命的傳承。如果一位傳道一生能夠在緬甸影響100人，那麼，我們的事奉影響及於1萬人以上；而實際上，遠遠超過這個數字，若再加上其它的事奉，那更是難以計數。而當我們的事奉於日正當中之時，新的曠野已悄悄的擺在我們眼前。

基於各種客觀的環境、事奉的成就以及情感上的投入，我們很難步向曠野，然而，若不捨下起身而去，撒瑪利亞城逐漸就成為我們手中事奉的王國、成就的堡壘。下到曠野，是一種內心與上主的摔跤，對於我們來說，是再一次的放下自己，再一次離開好不容易適應的環境，再一次面對重新開始，再一次步向新的未知，再一次經歷主的應許：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」而這不就是主耶穌最後頒佈的大使命嗎？你們要「去」！

因此，對我們來說，何謂宣教士？那就是一

個順從使命的過程，一顆願意讓上主按其意在棋盤上擺放的棋子，只有主知道，棋子應該在甚麼時機、在那個棋格上扮演甚麼角色。是的，只有上主知道，曠野路上會出現這麼一位需要人指點迷津的太監；只有上主知道，過了將近300年，因著這個福音火種，基督教成為了埃提阿伯這個國家的國教；也只有上主知道，時至今日的埃提阿伯(衣索比亞)，縱然常常遇到饑荒，常常有許多人死於飢餓，常常有內戰蹂躪，但仍然有半數以上的人口是基督徒。關鍵在哪裡？在於腓利願意踏上這充滿未知的曠野路。

因此，不管在何種境遇，學習放下自己，對上主開放，是一個宣教士畢生要學習的功課。不要輕易讓當下從我們的蹉跎與嘆息中流逝，反倒帶著冒險的期待，去經歷上主從中所行的大事。這樣，人生中所到的每一個曠野，都將成為新的撒瑪利亞城，並使那城「歡喜」到「甚驚奇」，誠如上主給予筆者一家的座右銘：「珍惜生命中的際遇，知福而惜福；勇於為主作一個夢，築夢而踏實。」。

(作者曾在緬甸宣教，現在美國中信海外差傳部事奉)